

從中共文字改革歷史看簡化字

亓婷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副教授

摘要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透過文字記錄，文化得以傳承。然而，當前全球「中文熱」／「華語熱」的風潮下，華語文教師面臨的共同問題是：該教傳統漢字，還是中共政權推行了半世紀的簡化字？為什麼兩岸不能共同協商合作整理出乙套中文字體？

有關繁簡字之爭的論述早已汗牛充棟，本文主要想以一個新的視角「請循其本」，藉汪學文於1967年發表的《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為基礎，嘗試回顧簡化字發展的歷史，指出：當年中共政權大力推行的簡化字其實是為了呼應國際共黨的「語文同化政策」，最後目的是為了「消滅漢字」，且盲目的以減省筆畫為目的，製造不合理的簡化字，治絲益棼，造成今日的問題。本文特別指陳的，就是中共政權當時為了簡省筆畫，隨意改變姓氏及地名，造成嚴重的傳統文化割裂，這錯誤必須更正。我們並不反對整理漢字，但整理漢字絕不同於簡化漢字，所以，「識繁寫簡」、「識正寫簡」等建議並未觸及問題核心！五十年的錯誤政策，與五千年歷史文化傳承系統相較，要回頭絕非難事！今天中共政權已成為經濟大國，且以中華文化傳承者自居，是否該以全新的視野，重新審視簡化字對傳承中華文化造成的破壞及問題？我們建議以「漢字構形資料庫」為基礎，找出漢字演變的規律及其與語文之間的關係，兩岸共同合作規劃出乙套漢字字形，希望本文能帶給決策者全新的思考！

關鍵字：中文熱（華語熱）、中共、文字學入口網站、語文同化政策、漢字構形資料庫、簡化字

壹、前言

全球近年有所謂的「中文熱」／「華語熱」，主要原因是中共政權經濟勢力的崛起，¹2008年8月又主辦了世界奧運，儼然躋身世界列強之林。於是，今天所有從事華語文教學的工作者，都面臨了一個問題：究竟該教傳統的漢字，還是中共政權（以下簡稱「中共」）已推行了半世紀的簡化字？尤其，2004年又傳出聯合國「從2008年後聯合國使用的中文一律使用簡體字」。在全世界使用中文的地區立刻引發爭議，網路上還有抗議的簽名連鎖信。後來雖澄清是烏龍事件，但中文字的繁簡之爭再度成了話題，餘波盪漾迄今。

迄目前為止，中共官方的態度仍是以不願放棄簡體字為主。例如：2008年《環球雜誌》第2期刊出一篇〈不為人知的內幕，中日韓，誰在主導「漢字標準」？〉的報導，透露：

2007年11月，韓國《朝鮮日報》報導稱：在北京舉辦的第八屆國際漢字研討會上，同屬漢字文化圈的韓中日三國學界已就統一漢字達成協議，決定製作一部漢字《比較研究字典》，並制定以繁體字為主、統一字形的5000～6000個常用漢字標準字。

不過，該雜誌引用北京大學中文系蘇培成教授的看法，否認了上述的報導：

統一的難度是很大的，文字政策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不可能向別國看齊。再說，老百姓不關心這事，統一了以後好處並不明顯。

又引用北京師範大學漢字與中文信息處理研究所所長王寧的說法：

我從不否認簡體字存在弊端，我們曾經提出恢復八個繁體字，比如乾濕的乾，和幹部的幹區分開，但就是這八個字也沒能通過。

王寧還表示：「語委的態度是不再繼續簡化漢字。」

我們強烈的質疑，「老百姓不關心這事」，是事實嗎？至少目前全球的華語文教師、兩岸的語文教師、學術研究者、想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般人，都是非常關心此事的族群。而中共若仗著國力強盛，只想維持「不再繼續簡化漢字」的駝鳥態度，將面臨違逆漢字演化的大方向——「標準化」的重要問題，誠如高麗大學國文教授金興圭所言：

¹本文中所有提及「中共」之處，均指「中共政權」。為行文方便及配合所引用之史料，故僅稱「中共」。特此說明。

中日韓三國從歷史上就共有文化資本，漢字是相互進行資訊交流的非常有用的資產。應該使漢字標準化工作因字形不同產生的非效率性層面達到最小化。²

尤其中共今天已以中華文化傳承者自居，從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奧運開幕儀式看得很清楚，中國傳統文化的四大發明及文字符號，都成了中共向世界炫耀的資本。但愈向傳統文化靠近，愈深入中華文化核心，將發現簡化字不但不是承載中華文化的橋樑工具，反而是切斷傳統文化臍帶的斧斤，這是號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世紀」的中共領導人必須正視的問題！

事實上，翻開史頁，漢字繁簡之爭，早在清末「師夷長技」的時代就已開始。甚至中華民國建國初始，國民黨執政時，教育部曾於民國 24 年 8 月 21 日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 324 字，但民國 25 年 2 月即宣布廢止。民國 38 年以後，兩岸對峙的局面成形，在國共鬥爭的時代，這個問題牽涉到政治立場，壁壘分明、十分尖銳，乃理所當然之事。³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電腦及網路的發達，當年推行簡化字的許多理由已完全不存在，兩岸政治對立的情況也逐漸在消融中，我們希望能夠以全新的視野，首先回顧大陸文字改革的歷史過程，並探討簡化字與中華文化傳承問題，希望能透過對歷史的回顧與反思，提供兩岸決策者參考，共同思考漢字的未來，解決全球華語文教師共同面臨的難題！

貳、研究方法及資料

有關繁簡字的論述已非常豐富，本文主要想以一個新的視角，透過文獻資料，回顧漢字改革歷史。由於民國 39 年以後，臺灣和大陸完全處於對立狀態，且中共對資料保密到家，第一手資料取得不易，幸賴「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 56 年元月出版汪學文先生的大作《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其中保存甚多史料。汪學文先生當時身為該所副研究員，從事中共文化與教育研究多年，⁴其分析評述，雖已是四十餘年前的觀點，今日看來仍頗有價值，值得我們肯定，尤其簡化字發展迄今，其產生的問題，完全不出當時反對聲浪（特別是中共「鳴放時期」）之預言範疇，這是值得中共決策者深思的，是否仍該堅持錯誤的方向與道路，執迷不悟下去？故本文特別以汪學文先生的大作為基礎，審視簡化字在中華文化傳承中，對中國文

²詳見謝黎、陳昕曄、詹德斌、藍建中，「不為人知的內幕，中日韓，誰在主導「漢字標準」？」，環球雜誌，2 期（2008）：62-67。

³本文使用的資料，涉及年號部分，使用中華民國或西元紀年，皆依資料出處，並未加以統一。此處依中華民國教育部簡體字表第一批（南京市：中華民國教育部，1935）之原件年號，該原件「體」不作「體」。這份原始文件由林申明先生提供。當時教育部長王世杰簽署於民國 24 年 8 月 21 日頒布，文件號碼為「部令第 11400 號」，共頒布 324 個簡體字。當時的行政院長為汪精衛。可參見路燈光、路燈照，海峽兩岸簡體字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2）295-297。

⁴除本書外，另有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83）；汪學文，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74）等書，筆者認為本書寫作時間最早，可看出中共簡化字的根源，故以本書立論為主。

學領域所造成的影響。至於以後漢字整理的方向如何？

本人認為，全球漢字使用者，都該注意自民國 82 年起，中央研究院由謝清俊教授主導的「漢字構形資料庫」。該資料庫後來由莊德明先生正在從事「文字學入口網站的規畫及應用」的研究，該資料庫對漢字字形的收集可謂相當完備，民國 97 年 5 月推出 2.52 版。這個版本收錄古今漢字 116,790 個；其中楷書字形 62,942 個，小篆及重文 11,100 個，金文 21,413 個，楚系簡帛文字 19,138 個，甲骨文 2,197 個；另收《漢語大字典》異體字表 12,208 組。這個資料庫的主要特色如下：一、銜接古今文字以反映字形源流演變；二、收錄不同歷史時期的異體字表，以表達不同中文字在各個歷史層面的使用關係；三、記錄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字結構，以呈現中文字因義構形的特點；四、使用構字式及風格碼來解決古今文字的編碼問題。⁵且該資料庫已於民國 96 年開放給各界免費使用，許多年輕的電腦工程師正利用它發展更便利的使用技術，例如「可攜式造字」之類，解決中文字在電腦上的缺字問題。這對中華文獻的保存、記錄和未來發展，都是十分值得我們注意的。目前「文字學入口網站」，希望能容納更多的書寫系統，包含簡化字、日本漢字等。規劃中的文字學入口網站具有下列特色：一、多語的使用介面；二、多樣的檢字方式；三、可檢索不同字集；四、可解決缺字問題；五、提供字典網站連結等等。⁶

筆者認為，兩岸若能攜手合作，以該資料庫為基礎，將漢字重新加以整理，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盛事！

參、中共文字改革是政治運動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於 1965 年 4 月 5 日的專欄說：

十幾年來，中共一直在想廢除漢字，採用拼音文字，以達到她從根鏟除中國固有文化的企圖。但是，經過十幾年來的蠻幹，結果仍然是行不通，反而增加了許多麻煩。

《衛報》分析中共的三步計畫是：一、簡化漢字；二、消除方言；三、使用拼音字母，完全廢除漢字。

回顧這段 43 年前的歷史，非常令人感慨！其實，《衛報》這篇報導之前 7 年，1958 年，中共已採妥協的方法，就是宣布將「拉丁字的羅馬拼音方法」做為學校裡「學習中文的輔助工具」，而今，這套符號再轉化（略有增刪）成了國際間承認的「漢語拼音」系統。更令人慨嘆的是，時空流轉，不過 50 年間，中共今日居然以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自居，不再鏟除中國文

⁵請參考莊德明、鄧賢英，「文字學入口網站的規畫及應用」(論文發表於山東煙台魯東大學舉辦之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山東煙台，2008，8 月 15 日)。

⁶同註 5。

化，且在全世界普設「孔子學院」，⁷從原訂目標一百所，已快速增長，將達至一千所！但矛盾的是，中共在「孔子學院」傳遞的不是他們曾批判、揚棄的儒家思想，而是簡化字。豈非真應了俗語所云「掛羊頭、賣狗肉」？孔子若生於今日，恐怕也要上街頭抗議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965年英國《衛報》即以「旁觀者清」的立場，指出了一個核心觀念：漢字簡化，其實是政治運動，不是學術文化的自然發展成果，也不是單純的文化改革，其最終目的是廢除漢字，達到中國文字拉丁化的目的。只是中共實施漢字拉丁化的手段非常粗糙且蠻橫，所以不得不轉為簡化字，其最終目標——消滅漢字，其實並未改變。所以簡化字產生的諸多問題，主其事者其實心知肚明，但當時只以「過渡時期」視之，故意不處理。而今時空輪轉，決策者是否該深切反省「消滅漢字仍是終極目標嗎」？

回顧當初主張「廢除漢字」者的論點，實在令人有「其心可誅」之嘆！例如，民國20年9月26日，中共在海參威舉行「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宣言：

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

所以主張：

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畫來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麗的拼音、中國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辦法。⁸

杜子勁在〈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幾個問題〉一文中，更強烈而露骨的指出：

漢字的缺點是補救不起來的，它的決定的前途是被廢除，它的最適當的去處是博物館或者大學研究院。...當新文字還沒有建立起來可以取而代之的時候，我們還要藉重它，因而就須要照顧它、修補它，到了一定的時期，我們就扔掉它。...漢字的殘年也決不會長久，我們要促其退休，延續的時間求其愈短愈好。我們工作的重心是在新文字的創設，我們要促其成長，建立的時間求其愈快愈好。⁹

張芷《論中國文字改革的統一戰線》中〈論漢字淘汰〉：

為了達到「消滅漢字」的唯一目的，使目前通行的漢字減少其數量的一切可能方法，

⁷自2004年底起，中共在海外設立漢語教學機構，稱為「孔子學院」，通常和各大學合作，附設於漢學系所，所以成長速度驚人，一年後即有27所，發展極速。未來據說將以一千所為目標。

⁸杜子勁（編），1949年中國文字改革論文集（上海市：大眾，1950）203-204。

⁹同上註，176。

我們都歡迎。...為了消滅漢字，在某種程度上，打亂漢字的精密，正是必要的，在我們的立場看，漢字的那種過細的區別是完全為了防止它自身加速的崩潰而產生的，我們正應該打亂它。¹⁰

可見中共當初推行簡化字，是在特殊歷史時空背景下的政治運動，從「廢除漢字」變成「簡化漢字」，其動機與目的，都並不是真正要改革、整理已發展數千年的漢字，使其永續長存。

肆、中共簡化字的歷程及整理漢字的方法

中共推行簡化字，其實有兩股源頭，一是在西潮入侵之後，民族自信心喪失，部分知識份子反思所得的救亡圖存之方；一是國際共黨文化侵略的結果。兩者分分合合，形成今天中共使用的簡化字。

一、簡化漢字不是共產黨的專利

唐宗力認為：「簡體字不是共產黨的專利」，¹¹他指出近代漢字改革的發端是胡適、陳獨秀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該運動是在列強壓迫下，主張以「民主、科學」拯救中華民族，而首要工作是推廣教育，所以有「白話文運動」、提倡新式標點符號等等具體行動，形成了現代的漢語。同時，錢玄同等人認為漢字難寫難認，是導致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所以 1918 年在《新青年》雜誌上，錢氏提出「改革漢字」，從簡減漢字筆畫入手，最後走向拼音文字。1922 年，國語統一籌備會上，錢玄同與陸基、黎錦熙、楊樹達提出《簡省現行漢字筆畫案》，1934 年 6 月錢氏編寫《簡體字譜》，收錄兩千三百多字，1935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選出 324 字，即第一批簡體字表，這是歷史上首次由官方公布的簡體字，但很快又收回不用。1935 年，上海有 15 種雜誌試用「手頭字」（約 300 個）。

的確，改革漢字不是中共的專利，它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而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又有梁啟超、沈學盧、王照等人提出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之一就是「漢字」書寫繁難。尤其王照曾創「官話合聲字母」，當時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盛京將軍趙爾巽等為了推行王氏的主張，在天津、南京、奉天等地辦理大規模的「簡字學堂」。這是當時普遍的論調，將晚清以來，中國落後不振的原因完全歸於漢字，其實這反映的是民族自信心的低落（甚至是崩潰）。依高明教授之見，遠在光緒 20 年甲午之役、光緒 26 年庚子之役之後，中國戰敗，

¹⁰ 見張芷，「論漢字淘汰」，載於《論中國文字改革的統一戰線》，張芷（主編）（上海市：東方，1950）29。

¹¹ 見唐宗力，「傳聞聯合國將廢止正體中國字改採簡體字之評析」，《新中華》（2006）：20。有關此問題之論述甚多，由於唐氏 2006 年是美國奧本大學社會學教授。他的看法可一窺海外學者對此問題之見解，故特加引錄。

一時民族自信心完全喪失，「有些人覺得我們中國什麼都不行，而文字亦不能例外，於是字體簡化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¹²光緒 33 年（1907 年），勞乃宣在南京出版《簡字全譜》，並慫恿那時的議會「資政院」許多議員支持他。今天，大陸討論繁簡字的論述中，許多都提出 1909 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揭開中國簡體字推行運動之序幕」，實在是罔顧歷史事實的敘述。

我們想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潮流下，知識份子希望改革漢字，和今天中共實施的簡化漢字，其實有本質上的不同。尤其依錢玄同之見而公布的《簡體字表第一批》在「第三條」中明確的指出「左列三種性質之簡體字，皆不採用」，甚至「偏旁暫不改易」，但中共的簡化字卻將這些「一字取代多字」、「字形過於相似」、「以部分代替全體、破壞六書系統」的字全納入 1956 年推動的「簡化字」中，才造成今天的漢字困境！

至於陸費逵提出的「俗體字」，乃流行市井，「約定俗成」，有其特定的使用場合，並不能用於廟堂之上或經典傳習之所。而中共今天的「簡化字」，有些是無中生有的自造新字，有些是破壞漢字系統的訛字，與陸費逵之見尤其有本質上的差異！

正確的說，簡化字是民族自信心遭遇打擊後，一些知識份子提出的反思。可以溯源至清末政治式微的年代，的確不是中共的專利。¹³然而，中共承襲了這股風潮之後，卻以粗糙手段，只注意「書寫方便」，以筆畫減省為目標，完全破壞中國文字形音義合一的特質，這才是我們真正反對簡化字的原因之一。

二、國際共黨的文化侵略

溯源中共簡化漢字的歷史，絕對不能忽略它與國際共黨的文化侵略關係，也就是蘇俄推行的「語文同化政策」。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蘇俄掀起一個文字拉丁化運動，列寧稱它為「東方偉大的革命」。

1917 年 12 月 23 日，蘇俄教育人民委員會公布實施《俄文正字法》，1928 年 10 月 10 日此法令得到正式批准。當時提出「掌握文字是真正掌握政權的一個重要條件」、「現代文字改革運動是以十月革命為起點的」。¹⁴

史達林於 1950 年就明白的表示：

¹²高明，「我對於簡體字問題的意見」，載於文字論叢第一輯，中國文字學會（主編）（臺北市：文史哲，2001）195。

¹³當時，改革的對象不只是漢字，而統稱為「掃除文盲」，例如：1919 年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改變文體，並提倡從左到右橫行書寫方式，還包括「推行國語」，如將「官話」改稱「國語」，1924 年北洋政府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

¹⁴參見周有光，「十月革命和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月刊 11 月號（1957）：3-5。亦見於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67）31。

全世界都是要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實現共產主義的，全人類的語文都是要通過統一的「民族語」，走向合作的「區域語」，而實現共同的「世界語」的。¹⁵

1951年底，毛澤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¹⁶算是呼應這種主張，也揭開了中共改革文字的序幕。

1921年起，蘇俄境內18個土耳其民族開始廢除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化文字。可以看出蘇俄同化其境內少數民族的方式，就是採用「文字改革」的手段。尤其1928年，將其境內講漢語、使用漢字的「東干族」，以「拉丁化文字方案」，成功的於1953年迫使他們使用俄文字母的拼音文字。主持人就是「龍果夫」，他後來又主持「拉丁化中國文字」及「中國文字方案」。

蘇俄策劃中國文字改革的真正目的，其實是消滅漢字，和廢除其境內少數民族語文的目標完全相同，「簡化漢字」只是過渡手段而已。從蘇俄制定「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可見一斑。早在1928年底，莫斯科「中國問題研究所」就開始研究「中國文字拉丁化」，視之為「重要的理論問題」和「中國文化革命的實際任務」。1929年1月，俄國漢文教授郭質生提出「中文拉丁化」報告。2月瞿秋白與郭質生共同制定「拉丁化中國字母草案」。5月23日，莫斯科舉行「中國問題研究會」，推瞿秋白與俄人郭質生、龍果夫三人組織委員會，為「〈拉丁化中國字母草案〉」作定案。6月，莫斯科成立「消滅文盲社中國支部」，推吳玉章編寫「北拉」課本；7月，發動十萬名華工學習；10月，瞿、郭二人出版一本《中國拉丁化字母》的小冊子；12月，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拉丁化中國字」的小組。1930年，研究瞿、郭擬訂的「字母草案」，並由龍果夫校訂「拉丁化中文課本」。1931年，「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多次集會，通過「中國新文字」28個字母。1931年9月26日在海參威召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將中華民族列為蘇俄各民族之一，成立「遠東地區新字母委員會」，負責推行工作。通過「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又稱「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因為它規定以北方口音作標準先行實施），要求「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漢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會後，積極進行掃盲、編印課本、創辦《擁護新文字》報等工作，均由「蘇聯遠東邊疆新文字委員會」主其事。1932年，在海參威又召開「拉丁化中國字第二次代表大會」，繼續推動「新文字工作」。依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1933年統計，三年中的出版物達10萬多冊。

「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又稱「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共13條。其中第九條最值得注意：

大會反對資產階級的所謂「統一國語運動」。所以不能以某一個地方的口音作為全國標

¹⁵黎錦熙，中國文字與語言中冊（北京市：五十年代，1953）36。引用史達林「答阿、霍洛波夫書」。亦見於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67）1。

¹⁶毛澤東，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匯編（北京市：文字改革，1957）5。

準音。中國各地的發音大概可以分為五大種類：一、北方口音；二、廣東口音；三、福建口音；四、江浙一部分的口音；五、湖南及江西的一部分口音。這些地方的口音，都要使他們各有不同的拼法來發展各地的文化。...以後再進行其他地方口音作標準的編輯工作。

難怪 1934 至 1937 年，中共在各地擬訂了 13 種拉丁化方案（包括寧波話、潮州話、四川話、上海話、蘇州話、湖北話、廣西話、無錫話、廈門話、客家話、廣州話、福州話、溫州話等），蘇俄的「分化策略」非常明顯。如果這些方案都完全實現，自秦以來，大一統的中國就自然分裂了！

1934 年，左聯份子在上海掀起「大眾語運動」，繼而推行「拉丁化運動」，魯迅、郭沫若、柳亞子等 688 人簽名表示積極擁護「拉丁化新文字」，¹⁷自 1934 至 1937 年中共策動組織的拉丁化團體約七十餘種，出版書籍六十餘種，約 12 萬冊，期刊三十餘種，有四十餘種報紙、雜誌登載提倡拉丁化的文章，六十餘種刊物採用「新文字」作刊頭。抗戰初期，上海、漢口、廣州、重慶、香港等地暗中仍推行「拉丁化運動」，如上海 48 個難民收容所辦了「難民新文字班」一百餘次。1935 年中共根據地延安也是不遺餘力推行「新文字」，設立「新文字夜校」100 所。延長縣「魯迅師範學校」一切課程都用「新文字」教學。陝甘寧邊區 1940 年成立「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千餘人決議 11 月 7 日為「中國文字革命節」。1941 年 2 月 5 日，成立「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幹部學校」，不過，1944 年延安「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共以「幹部缺乏」為由，宣告「暫停」。¹⁸1952 年 2 月 5 日，吳玉章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坦承欲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是「脫離實際的幻想」，因為「中國人沒有拼音的習慣，...漢字已有極悠久的歷史，在文化生活上有深厚的基礎，其改革必須是漸進的，而不應粗暴地從事」。¹⁹其實，拼音字取代漢字，問題重重，因為漢語同音字特別多，必須靠四聲音調來分別其義，例如：「又有油又有鹽」這句日常生活用語，依「漢語拼音方案」，成了「you you you you you yan」，加上各省方言音調各異，書寫出來真是不知所云！再如「砍了一棵樹」和「看了一課書」，拼法完全相同，都是「Kanliao yike shu」。有人以趙元任〈施氏食獅史〉59 字，²⁰其拼音符號完全相同，來說明漢字拼音化的荒謬，也有人表示，「氫」和「氫」書寫時無法分辨，是科學上危險的事！而有人認為連「郵票」、「油票」也無法分別，嚴重影響日常生活。這些都是 1955 年學者自己提出來的疑惑！

這套漢字拉丁化系統，雖未能取代漢字，但卻轉化成了輔助漢語學習的拼音系統，可說

¹⁷ 蕭乾當年是記者，採訪回來，發現他的名字有人已代簽上去，但他不以為忤。足證當時左聯份子的狂熱態度。

¹⁸ 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北京市：文字改革，1964）46-48。

¹⁹ 中國語文雜誌社（主編），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5。

²⁰ 趙元任，趙元任全集（第 I 卷）（臺北市：臺灣商務，2002）。

是今天「漢語拼音」的前身。²¹中共自 1949 年 10 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設立「漢語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已開始討論採用字母的問題。1955 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員會」，確定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至 1956 年 2 月，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第一個草案公諸於世。1957 年 10 月該委員會又提出完全採用拉丁字母的修正草案，也就是今天的漢語拼音方案。1958 年 2 月 11 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秋季開始，大陸小學全面使用為學習識字的工具。1971 年 11 月中共成功的進入聯合國，坐在聯合國創始國「中華民國」的位子上，²²漢語拼音及簡化字也隨之進入國際市場，1977 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1982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承認漢語拼音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但簡化字本身並未享受同等待遇，所以才有 2004 年傳出的烏龍事件，引發全球華語使用者的爭議迄今。

筆者認為，簡化字的確問題重重，至少它和國際共黨的文化侵略關係密不可分。這是今天重張民族文化旗幟的中共必須正視的問題。

三、中共簡化漢字的歷程

（一）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製〈常用簡體字登記表〉。

（二）1951 年，提出〈第一批簡體字表〉，收 555 字。

（三）1952 年 2 月 5 日，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4 年底提出〈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內容分三部分：1. 798 個漢字簡化表草案；2. 擬廢除的 400 個異體字表草案；3. 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

（四）1955 年 2 月 2 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在中央一級報刊上發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把其中 261 個字分三批在全國五十多種報刊上試用。

（五）1955 年 7 月 13 日，國務院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董必武。

（六）1955 年 9 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刪除〈擬廢除的 400 個異體字表草案〉及〈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並將 798 個簡化字減為 512 個，但增收簡化偏旁 56 個。1955 年 10 月簡化字增為 515 字，簡化偏旁減為 54 字。

（七）1956 年 1 月 28 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 23 次會議通過。1 月 31 日由《人民日報》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共有 515 個簡化字及 54 個簡化偏旁）。共 3 表，表 1 有 230 字；表 2 有 285 字；表 3 是 54 個可類推的簡化偏旁。

²¹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 23 冊語言文字）（上海市：中國大百科全書，1998）157-159。1958 年創出的〈漢語拼音方案〉兼收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威妥瑪氏拼音和國語注音符號之長，最特別的是使用字母 j、q、x，其目的是為了使聲母沒有同符號異讀的現象。中共當時的主張亦可參考路燈光、路燈照，海峽兩岸簡體字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2）41-43。

²² 因為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所以迄今為止，中共在聯合國的英文官方名稱仍是 Republic of China，並非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共號稱，簡化漢字的原則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但實際上，只爲了減少筆畫，完全不顧及漢字的造字原則及意義。

(八) 1964年2月24日，國務院批示，〈漢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化字用作偏旁時，也同樣簡化，偏旁獨立成字時，除言、食、乡、金外，其他也要簡化。1964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出版了《簡化字總表》。此表共分3表，表1是352個不作偏旁使用的字；表2是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表3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754個字，共2,238字。因「簽」、「須」兩字重見，實際爲2,236字。

(九)《簡化字總表》有少數字附有注解。例如，乾坤的「乾」不簡化，「吁」是「籲」的簡化字，但「長吁短嘆」的「吁」讀音不變。

(十)《簡化字總表》有兩個附錄。一是1955年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的39個選用字；二是更改了的地名，中國認爲使用生僻字的地名應予改變爲常用字，如「瀋陽」改爲「沈陽」（簡化字爲「沈阳」）。

(十一)1977年，文革結束，中共公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簡稱「二簡方案」）。

(十二)1986年，國務院廢止「二簡方案」，並刪除「迭」、「象」兩字；同年，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組而成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重新發布《簡化字總表》，和文化部、教育部共同發表「關於簡化字的聯合通知」，表示漢字的字形應當保持穩定，以利應用。至此，中共漢字簡化運動算是暫告一段落，不再繼續簡化下去。

(十三)2000年12月，中共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法律形式確定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作爲國家的通用語言文字地位，同時對方言、繁體字和異體字作爲文化遺產加以保護，允許在一定領域和特定地區內長期存在。

(十四)2009年3月，中共全國政協會議，潘慶林、宋祖英、郁鈞劍等21位委員提出「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方案，強調：繁體字是中華文化的根，知曉繁體字，就是知曉中國漢字的由來、知曉中國文化的由來；漢字簡化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但同時也造成與中國文化的阻隔。他們還強調，知曉繁體字，對國家統一、民族興旺都有幫助。可以明白看出的是，邁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共內部對簡化字已產生反省的力量。

四、中共簡化漢字的方法

依〈漢字簡化方案〉，有下列方法：

- (一) 保留原字輪廓，如龜改爲龟。
- (二) 保留原字的特徵部分而省略其他，如聲改作声，醫改作医。
- (三) 改換筆畫較簡的聲符，如擁作拥。
- (四) 另造新形聲字，如驚作惊。
- (五) 同音代替，如丑代醜、里代裏、面代麵。

- (六) 草書楷化，如東作束。
- (七) 恢復古字，如從作从。
- (八) 用簡單的記號代替偏旁，如鷄作鸡。

大致而言，所用的方法完全和六書無關，唯一的方法是「減省筆畫」，其不合理及製造的混亂可想而知！這印證了董作賓先生的看法：

簡體字的提倡，對於六書的原則，一定要加以破壞，至少是「形聲」一種的破壞。如果隨便簡化，偏旁部首常常會發生混亂和矛盾現象，這是值得注意的！²³

最需要一提的是，「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所謂的「討論通過」，完全是形式而已。據北京大學西方語文系教授陳定民於 1957 年 5 月 27 日在「文字改革問題座談會第三次會議」中透露：

在前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主要是討論〈漢字簡化方案〉，但是簡筆字應否由政府命令公布使其合法化，到會的代表很有意見，沒有很好開展原則問題的討論，就把文改會已經準備好的〈漢字簡化方案〉逐字在小組會上投票表決。這樣簡單作法，我參加的小組會上，有很多人提出意見。據小組長說：這是上面的決定，各小組都得一致執行，我們小組不能例外。就這樣費了幾天工夫，舉手投票之後通過了這個方案。²⁴

更令人痛心的是，主張簡化字者的心態，求「簡」還要求「省」，林漢達〈一萬個通用漢字能不能砍去一半？〉說明了「砍」的方法有六種：

1. 整理和停止使用異體字；
2. 整理和停止使用不必要的同音同義字；
3. 簡化古今人名用字；
4. 簡化地名用字；
5. 淘汰古文言性的死字和一部分罕用字；
6. 專用的擬聲字和譯音字可以減少一些。²⁵

其觀念之偏謬，無怪使今日簡化字問題層出不窮！

五、簡化漢字製造的問題

(一) 使用者各行其是，亂象叢生

中共簡化漢字的目標，於 1955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宣稱：「做到漢字有定形、

²³ 中國文字學會（主編），中國文字論集上冊（臺北市：作者，1955）181。

²⁴ 陳定民，「文字改革問題座談會第三次會議」，拼音月刊（1957）：22。

²⁵ 林漢達，「一萬個通用漢字能不能砍去一半？」，光明日報，1964 年 6 月 24 日。

有定數，以便利於漢字的學習和使用」，但實際上製造更多問題。因為筆畫愈簡，字形愈失真；字數愈簡，字義愈貧乏，所以當年章伯鈞、陳夢家等都極力反對。對簡化字形成的亂象，李鑒教授提出幾點：1.偏旁簡化不能全部類推；2.符號取代偏旁並無定則；3.個體簡化字偏旁不能類推；4.同音兼代紊亂漢字系統；5.既已簡化又有例外；6.任意省簡破壞字構之合理性。於是「旅社」寫成「侶社」，「停車」成了「仃車」，「舞會」成了「午會」，真是笑料百出，甚至使人有「邊看邊猜」的現象。²⁶

（二）造成閱讀及教學困難

早在 1957 年 9 月號《文字改革月刊》刊登了秋陵的〈從簡體字想起的〉一文，已清楚明白的分析古典作品若加入簡體字，產生的亂象將造成閱讀及教學的困難。

他說：

因為古典作品中本來已有許多通用假借轉意的字（詞），如果再摻雜一些簡體字進去，那就不但使讀者在閱讀時要多方照顧，隨時忖度，不勝麻煩；同時還容易使原來的意義混淆不清，反而增加讀者的困難，在學校裏也就增加了教學上的困難。

他提出：1.從通用假借字（詞）的方面來看；2.從繁簡字體的混淆來看，舉出不少實例來說明。如

《詩經·氓》：「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左傳》：「命女三宿，女中宿至」、「其辟君三舍」

《楚辭·涉江》：「乘舸船余上沅兮」

《戰國策·齊策》：「以責賜諸民」

《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史記·信陵君列傳》：「侯生果北鄉自剄」

《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

《荀子·正論》：「不能以辟馬毀車致遠」（「辟」指腳有毛病）

《通典》：「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皆州自辟除」（「辟」指「徵辟」、「任用」之意）

以上這些引文中的「匪」、「女」、「辟」、「余」、「責」、「馮」、「鄉」、「景」都是古代常用字，但意義與現代的不同。和簡體字混用，使人誤以為「辟」是「闢」、「余」是「餘」的簡寫，當然造成語義不清、理解困難、甚至笑話百出的現象！

²⁶參見李鑒，「從學術觀點論『正體字』與『簡化字』」，華文世界，98 期（2006）：45-47。

另有繁簡無法互換的字，如《戰國策》燕昭王說：「燕欲報仇讎于齊」，寫成「仇仇」，無人能解。《書經》中的「一日二日萬幾」改為「萬几」，則不知所云（因為「幾」有「精微」、「深微」之意，而「几」則無）！

（三）文言文的價值受到破壞

陳其南認為：

因為有文言文的存在，稍微受過國學訓練的中國人，不管是來自何方，生於何時，都能連接研讀商周時代所留下來的原典。至於當時或當地的中國人究竟怎麼發音說話，倒變得無關緊要。從這個角度來看，文言文是一種超越歷史而存在的語言系統。對一向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而言，這實在是件令人嫉妒的事。試想，今天有幾個西方學者可以直接閱讀拉丁原典、希伯來聖經，或柏拉圖、蘇格拉底等人的古希臘語？簡言之，文言文不只是指文字語言，及使用此種語言寫成的文章，而且也代表一種特殊的寫作方式。所謂「文言」，不是古人說話的簡約型式，而是與白話相對，幾千年來殊少變化的一套寫作語言。²⁷

但是，這麼有價值的文言文今天卻面臨簡化字的破壞。尤其近年中共大量將古籍整理為簡化字版本，對中文系師生而言，真是大災難的開始。也許，不久將出現一門「新校勘學」，專門研究這現象。例如：《孔子家語》第一篇〈相魯〉：「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王肅注：「秕，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也。」因為簡化字使「穀」消失，造成受簡體字訓練的年輕大陸學者無法分辨其意義，所以著名年輕學者楊朝明主編的《孔子家語通解》則解釋為「秕，谷之不成者。稗，草之似谷者」令人瞠目！再如，我國古代音樂「宮商角徵羽」五聲，由於中共使「徵」字消失，於是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第十七首，成了「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涪翁水樂無宮征，自是雲山韶濩音」，令人啼笑皆非！更可悲的是，年輕學者根本不知道錯字何在？

中共以「大眾口語」為由，根本淘汰文言用字及罕用字，使書面交際工具失去功能，自我否定文化傳承的地位，只能說「整理文字，治絲愈棼」！令人搖頭！

伍、簡化字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中共簡化字對語文本身的破壞，已有甚多人討論，筆者認為，它對中華文化的破壞尤其深重。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內涵太廣，筆者個人專業為中國文學，發現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

²⁷ 陳其南，「說『文』」，載於《文化結構與神話》，陳其南（主編）（臺北市：允晨文化，1986） 54-55。

在文獻方面中共的貢獻不容否認，尤其近年以來，中共挾其龐大人力，大量從事古籍今註今譯的工作，將古籍字體轉為簡化字，這本來是值得欣賀之事，有助現代人重新詮釋傳統經典。但可惜，簡化字的弊端叢生，大量古籍今註今譯或將古籍改為簡化字，反而證明了簡化字不適用於繼續存在。再加上現在電腦功能進步，已有繁簡轉換的軟體，一按鍵，自動轉換。但筆者發現，透過電腦繁簡字轉換產生的問題更多，其對中華文化傳承產生的不良影響，非常值得我們正視。筆者歸納如下幾點：

一、造成對傳統文化認知的困擾

2005年，臺北市松山高中國文教師陳正榮就已注意到兩岸文字簡繁轉換所衍生的困擾。²⁸他發現道教的「道籙」居然成了新詞「道篆」，聞所未聞！又發現文天祥〈過零丁洋〉詩，出現「辛苦追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零瞭洋裡嘆零丁...」這樣可怕的句子，幸好其中的名句未變成「留取丹心照瀚青」！

今天從 Google 搜尋引擎上隨便找一篇文章，按下繁簡轉換鍵後，都有如下的現象：

如《?? ?》一?，与一切喜?相反，?? ?尾之悲?也。

《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

這是出自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一段文字。電腦畢竟不是人腦，在比對繁簡字之時，乖乖的列出它看不懂的字。也許，這正忠實反映了大陸一般閱讀者面臨的困境。只接受簡化字教育的讀者，也許在閱讀傳統文獻時，眼前就是一片問號，不知所云！如果，一個中國人在閱讀時，居然看不懂或寫不出「紅樓夢」、「書」、「喜劇」、「徹頭徹尾」等等，這樣的詞彙，未免太令人搖頭！

以前有個廣為流傳的笑話，就是「北大研究生在圖書館找不到《後漢書》，因為繁簡字形完全不同，年輕學子豈有能力分辨？現在看來，這不僅是大家一笑置之的小事，而是將來層出不窮的普遍現象！

繁簡轉換，近年來連臺灣也出現問題。筆者最近幾年在大一學生的作業中，已發現「人雲亦雲」、「朱子雲」這樣透過 google 繁簡轉換出來的句子，不僅啞然失笑，而且令人憂心！至於下列的笑話：「預審員說：你看如果這個圖不錯的話，你就在下麵簽個字。」看了不僅令人搖頭，更令人難過！一個「面」字居然神通廣大，令人分不清它究竟是不是食品！

年輕學子本來就不太清楚歷史年號，加以中共完全以西元紀年，如何能使他們明辨孰正孰誤？最近，讀到網路上蘇雪林〈胡適的《嘗試集》〉，居然出現「道光間龔自珍、鹹同間金

²⁸陳正榮，「當『道籙』變成『道篆』：談兩岸文字簡繁轉換所衍生的困擾」，國文天地，244期（2005）：65-69。

和、鄭珍亦為一代詩人」這樣的句子。「咸豐、同治」簡稱「咸同」，居然被轉換成「鹹同」！事實上，文學史上的「大曆十才子」，早就被混淆不清，只因為「歷」、「曆」在簡化字中均消失不見了！南北朝名詩人謝宣城的本名「謝朓」被轉成「謝肺」，迄今仍掛在馬積高、黃鈞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目錄中，筆者推想該是年輕學者不熟悉「朓」字所致。至於因為不明白古代文化，神農時期的「蜡辭」被轉換成不知何指的「蠟辭」。（見袁行霽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32，五南版）

筆者最近看到安徽大學沈暉教授的大作〈蘇雪林與胡適〉，轉換成繁體字：

胡先生...有一股卓立不阿、興『頑』立『儒』的道德勇氣。...這是蘇雪林離開學校後，又一次近距離親炙老師的言論風『彩』，不覺啞然！

「興頑立儒」的「風采」豈是只識得簡化字的現代讀者能了解的？

至於李白的名篇〈長干行〉，成了〈長幹行〉；宋詞中的「倚闌干」全成了「倚闌幹」；張炎的名著〈山中白雲〉詞在簡化字中則成了〈山中白云〉詞，《世說新語》中居然有「小時瞭瞭」，而簡化字「發」、「髮」合一，如：蘇軾〈念奴嬌〉：「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使兩個押韻的地方變成重複用字，中國文學的美感及佳妙處，由於簡體字的破壞，完全消失殆盡！中共若要以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自居，卻又顯得如此無知無識、貽笑大方！令人想到賽珍珠曾將「赤足大仙」翻譯為「紅足仙人」，貽笑譯林！賽珍珠畢竟是外國人，而中共自己卻是道地的「中國人」！

二、傳統倫常觀念消失

簡化字對中華文化最嚴重的破壞是使許多人名、姓氏消失。這些與歷史文化傳承極具密切關係的人名、姓氏，中共以「書寫便利」為由，胡亂擅改。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把姓氏視為毫無含義的音節使用，破壞中華文化傳承之根，極為無知，也不尊重傳統文化。²⁹

中國傳統文化的維繫力量之一是家族觀念及鄉土意識。所以姓氏的傳承具有極重要的象徵意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光宗耀祖、無忝所生」、「光大門楣」都是基於此。是以民間都有「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之說，但中共為了減省筆畫，硬生生的將許多姓氏消滅了。例如：「党」、「黨」根本是不同的兩個姓氏，卻合而為一。「蕭」姓、「葉」姓、「傅」姓都因筆畫繁多而改為「肖」、「叶」、「付」，據 1963 年燕謀〈清算毛共文改濫帳〉一文中透

²⁹ 林漢達，「一萬個通用漢字能不能砍去一半」，一文中認為，人名用字，尤其是姓，在當初也許有特殊的意義可以查考，但是到了今天，一般說來，只把它當音節念，誰也不查究它的含義了！因此主張予以簡化。這實在是非常無知的謬見！林氏的文章，提及「砍」的六種方法，請見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67）182。引用及批判。事實上，中國重視姓氏並非毫無意義，於《左傳》時代即知道「同姓不婚」，因為同姓結婚「其生不繁」，胡亂改姓，血緣關係混亂，違反優生學！

露：

至目前為止，中共攪的所謂文字改革，如其所推行的簡體字，已是混亂不堪，笑話百出了。這又不光是因其完全違反中文造字的法則，使人難以辨認之故。而其因此變更人之姓名，就引起糾紛不少，如「葉」改為「叶」，葉恭綽（1881-1963）改為叶恭綽，據說葉恭綽不願改姓，他說「我是姓葉，並不姓叶。你們如果隨母下堂改姓，那是你母親和你的自由，我管不著。」毛匪上海《文藝報》副總編輯蕭乾（1910-1999），報上將其名字改為「肖干」，據說蕭乾曾大發牢騷，批評簡體字，以致在『反右派鬥爭』中，蕭乾曾大遭鬥爭。³⁰

而「詹」姓被改成音義都不相干的「占」，等於消滅族群，可見 45 年前，已有人清楚看出姓氏簡化之弊！

以人名為例，近代提倡白話文的胡適，成了「胡适」（「适」音「括」）。「胡適」就這樣不見了！若起胡適先生於地下，恐怕一生倡導改革的他，自己也不免搖頭一嘆！

簡化字使中國文化中最引以為傲的禮數消失，倫常觀念式微，長幼無序、親疏不分，謙詞、敬詞分不清，今天，人際關係只剩下「尊敬的 XX」和「同志」、「愛人」等。古人使用的稱謂完全不知，如「貴姓」、「府上」、「出母」、「出妻」、「內人」、「內子」、「外子」、「家大人」、「鄙人」、「尊鑒」...這些詞彙的意義完全分不清，無法了解古代禮數！以致產生「我貴姓張」、「我府上山東」、「他外子」、「我夫人」這樣的笑話！

三、簡化地名，使許多歷史古蹟自動消失

中共在簡化漢字時，認為通用漢字約一萬字，其中人名及地名專用字約兩千個。因此，「地名是千百萬人每天都要使用的：要看（地圖、報紙上的地名），要寫（公文、信件中的地名），要說還要聽（廣播電話中的地名）」，「改換生僻地名字可以壓縮通用漢字的數量，有利于減輕學習負擔；可以使原來難認、難寫的地名說起來不會說錯，寫起來省時省力」，而「歷史傳統」，應在「厚今薄古」的原則下，重新加以考慮。³¹

其實，1964 年 10 月 28 日，中共《光明日報》開闢專欄〈關於改換生僻地名用字的討論〉有一篇李東〈改換生僻地名字會不會妨礙我們研究〉的大作，他說得非常清楚：

³⁰見燕謀，「清算毛共文改濫帳（寓有大陰謀，不可小覷之）」，香港自由報，1963 年 2 月 20 日。按：葉恭綽當時是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漢字整理部主任，著名外交家葉公超是他的侄兒。

³¹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關於改換生僻地名用字的討論」，文字改革月刊，1 月號（1965）：17。《文字改革》月刊，創刊於 1956 年 8 月。最初刊名是《拼音》，1957 年 8 月改名為《文字改革》。隨著文字改革的發展，一度改為半月刊。1966 年被迫停刊，1982 年復刊。復刊後的《文字改革》為雙月刊，1983 年改為月刊，仍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辦，主要刊登漢語研究、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語言學知識、語文教學以及一般語文問題等方面的文章。1986 年 2 月改為《語文建設》。

生僻的地名用字改為常用字，好是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光為了方便而把中國的歷史割斷了，因為有些地名跟我國歷史事實有聯繫，改換了常用字就看不出那個地名的歷史淵源了。還有，有些地名跟當地的高山或者河流有關，換了字，這個特點就損失了，例如，邠縣，古代是個國家，孟子梁惠王篇「昔者太王居邠，就是居在這個邠國」，現在改為彬縣，跟「太王居邠」聯不起來了。「沔縣」改為「勉縣」，跟史上的「沔水」，劉備即漢中王的「沔陽」，都聯不起來了。... 貴州省鱧水縣的「鱧」，是一種魚，就是泥鱧，「鱧水」大概就是「山海經」裡所說「多鱧鱧之魚」的一條河。現在改「鱧水縣」為「習水縣」，什麼魚都沒有了。古代沿用下來的地名，改變了常用字，對於研究我國古代的歷史，恐怕會帶來一些困難。

另一篇劉華中〈不能只為方便而改〉也指出：

地名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有來歷的，不是隨便起的。它是同該地區的地理狀況和歷史事實有聯繫的。

可悲的是，中共仍在改「生僻字」的理由下，至 1964 年 9 月 9 日止，經國務院正式批准改換的地名，共 38 個，包括瀋陽市改為「沈阳市」、葭縣改為「佳县」、邠縣改為「彬县」、鱧水縣改為「习水县」、鄜縣改為「富县」。

杜甫的名詩〈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鄜州」居然消失了！因為中共將其改為「富縣」（更可笑的是「雙照淚痕乾」被 google 改成「雙照淚痕幹」）。而杜詩名篇〈羌村三首〉中的「羌村」也消失，成了「大申号村」。³²

難怪今日大陸年輕人對傳統歷史文化充滿無知的疏離感！44 年前就已有知識份子提出警告，決策者仍一意孤行，果然造成歷史文化的斷層！

³² 見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組，訪古學詩萬里行（北京市：人民文學，1982）99-101。難怪 1941 年，當時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賦詩〈鄜縣即景、杜工部遺居羌村〉慨嘆：「滄桑洛水毀鄜城，溝洫于今尚縱橫。落落詩魂千古在，我來何處訪羌村？」

四、風雅的文字遊戲絕跡

中國文字的字形非常有特色，由「初文」與「字」組合，孳生新義，成為更複雜的字形，組合方式靈活，且觸機成趣，在日常生活中產生娛樂效果及江湖卜筮的一種職業工具，至於元宵燈會「猜燈謎」，已成一種民俗，其間巧妙樂趣，是任何其他文字難企及的。但「拆字」必須運用楷書，中共的簡化字，完全破壞了這高雅優美的文化傳統。

例如：《世說新語》記載「題鳳」的典故。嵇康與呂安是好友，有次呂安拜訪嵇康，康外出，嵇康的哥哥嵇喜請他進自己家門，呂安不肯入門，卻在他門上題了一個「鳳」字，鳳乃傳說中高貴的象徵，嵇喜起初很高興，後經人指點，將「鳳」字拆成「凡」、「鳥」，方知自己受了戲謔。六朝人的獨特情性也躍然紙上。簡化字將「鳳」改為「凤」，已完全看不出這典故的雅趣，即使閱讀這段記載也是不知所云，極為可惜！

猜字謎是文人藉文字遊戲，展現個人才華、機智的故事，如宋朝王安石製作的謎題：「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猜」（謎底：「賀」）、「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猜」（謎底：「資」），猜謎的謎格約二、三十種，如一則「象形格」：「淺草隱牛角，疏籬露馬蹄」射一字），謎底是「無」字（上面似隱見一牛角，中間像柵欄，下面為四隻馬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謎底：「倆」字，左邊是立人，右邊外層是「雨」的輪廓，裡面像兩隻起飛的燕形）。

1965年，中共推行簡化字，由於偏旁省略、字形改變，教學困難，有些教師也採用「字謎」的方式推行識字教育，但結果是似通非通，反而造成學生思路混亂，影響學生造句。

例如：「一棍打彎狗腿」（射「龙」字）、「倒看八十九，正看九十八」（射「杂」）、「俺家大人不在」（射「电」字）、「有種怪物形狀丑，羊頭魚肚一張口」（射「兽」字）、「工廠里面有力量」（射「历」字）。³³

這和傳統的字謎，雲泥高下之別，無庸多言！

此外，其他趣味文字遊戲，如：聯語，相傳明朝張顯宗，殿試時，皇帝親自出題「張長弓、騎奇馬、單戈作戰」，張顯宗的下聯是「種重禾、犁利牛、十口為田」，若換成簡化字，箇中巧思完全消失了！再如民國初年，梁啟超憤然有感於袁世凱稱帝，作聯語「或入園中，拖出老袁還我國」，後來袁氏帝夢落空，其謀臣楊度悔不當初，作下聯「余行道上，不堪回首問前途」，寄慨遙深，堪稱絕妙對聯。但簡化字則無法表達其中之妙！

簡化字為求筆畫減省，使中文字在形狀上也顯得單薄刺目，不但揚棄傳統文字的優雅，有時甚至和日文分不清，緊抱民族主義的中共政權，豈能不深思乎？

五、對傳統文化的疏離與扭曲

大陸文革十年，使得中華文化真正產生斷層現象。加之簡化字推行，一般人對傳統文化

³³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字改革月刊》，7月號（1965）：15。

不了解，以今誣古的結果，產生不少令人難過的笑話。以前有個廣為流傳的笑話，就是「北大研究生在圖書館找不到《後漢書》，因為繁簡字形完全不同，年輕學子豈有能力分辨？現在看來，這不僅是大家一笑置之的小事，而是將來層出不窮的普遍現象！

網路上的例證，比比皆是。以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大詩人白居易為例，近年網路上指他為「老淫魔」，連維基百科上都稱他為「詩魔」，真令人搖頭！據說是因為1997年，舒蕪在《讀書》雜誌第三期上發表〈偉大詩人的不偉大的一面〉，只因為不明白中唐社會風氣及「妓」字的意義，於是產生如此謬論！

還有一種可嘆的現象，就是中國語言本身的揚人抑己、委婉含蓄、深層含義在現代年輕世代的心中已消失殆盡，謙稱、敬詞已無法分辨，加上簡化字的因陋就簡，於是有些人下筆就使人分不清其目的為何？如稱某人「真知拙見」，令人啼笑皆非！

網路上，有人焦急的詢問：究竟是「莊光」？還是「嚴光」？顯然完全不明白古代的「避諱」文化究竟是怎麼回事？

電腦上繁簡字轉換產生的笑料，產生了可怕的網路新文化，試以下文為例：

宋代話本《碾玉觀音》原文有一段：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銜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為證。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鸝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

轉為簡化字：

苏小妹道：「都不干这几件事，是燕子衔将春色去。」有《蝶恋花》词为证。王岩叟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黄鸝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

再從簡化字轉為原文，「王巖叟」就消失了！更可怕的是一堆「幹」字，將這闕《蝶戀花》詞弄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

蘇小妹道：「都不幹這幾件事，是燕子銜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為證。王岩叟道：「也不幹風事，也不幹雨事，也不幹柳絮事，也不幹蝴蝶事，也不幹黃鸝事，也不幹杜鵑事，也不幹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

如果中國文字不能恢復為正體字，這樣的電腦繁簡轉換法，以訛傳訛，真不知將產生怎樣的新中華文化！

「煙斗」成了「煙鬥」！
 「面粉」究竟能不能吃？
 「余生」還是「餘生」？
 廁所裡面有「自動幹手器」！

「林徽音」成了「林徽因」，只爲了省幾筆，「美好的音樂」消失了！幸好「徽」字仍在，否則簡化爲「灰因」，那才令人瞠目結舌！

「南轅北轍」這句成語，由於中共簡化字政策，使「轍」字消失，一般人不認得此字，於是這句成語成了毫無意義的「南轅北撤」，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而蘇東坡的弟弟，只好被迫改名爲蘇「撤」！蘇老泉爲其愛子命名的深意，完全消失了！

《詩經》中的〈小雅〉首篇〈鹿鳴〉中的「食野之苹」都無法表達出來，「苹」居然成了「蘋果」的「蘋」，好在鹿不吃「蘋果」！宋代著名大詩人蘇東坡的〈寄劉景文〉詩中名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由於「橘」字筆畫繁，中共已使其消失，用「桔」來取代，而事實上，這是不同品種的異稱，豈可混用？尤其以文字學角度來看，「喬」若等同於「吉」，那麼，換上「言」部，「詭譎」是否可寫成「詭詰」，而「詰問」也可經 google 系統轉化爲「譎問」？真不知道這樣的文字轉換，將如何使下一代認識固有文化？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難道我們還要任簡化字橫行下去？

陸、結語

民國 44 年 5 月 8 日，張其昀先生在中國文字學會成立大會上，以〈中國文字與中國民族〉演說，指出中國文字的十大優點：一、歷史悠久；二、應用廣遠；三、構造合理；四、義旨宏深；五、文法簡易；六、辭句精確；七、行列整齊；八、書寫美觀；九、內容完備；十、思想進步。

的確，自秦始皇「書同文」以來，透過漢代學者對漢字的整理、詮釋，漢字系統定型迄今，尤其是許慎《說文解字》提出「六書」的理論，中國歷經無數戰爭、政權遞嬗，始終維持大一統國家，不能不歸功這套文字及其承載的文化力量！

1957 年 10 月，爲了反對中共的文字改革，王重言發表〈對於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字的商榷〉，列舉九點，說明漢字的優越性，除了第五點：「馬列主義重視祖先文化遺產及自己的語言文字」有些不知所云之外，其他幾點今天看來仍是擲地有聲之作。

一、世界各國文字有兩種體系，二者互有短長，無所謂軒輊優劣，更無庸是彼而非此。「如果那個國家，已有歷史悠久的形義文字，是絕不能削足適履，捨己從人，另創拼音字的。」

二、漢字通行的地區很廣，已經成爲東亞國際文字。

三、中文與法文、俄文、英文等，在國際上有同等地位。

四、蘇聯專家認為中文已成為國際語言，有它的優越性。蘇聯東方學家康拉德云：

中國民族語言的發展，是與高度的中國文化分不開的。中國語言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足以充分表現複雜的人類思想的十分適當的工具。就用語的力量和豐富性、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而言，中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

五、馬列主義重視祖先文化遺產及自己的語言文字。

六、消滅原有文字，是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國家的辦法。

蓋因語言文字，為一國人民的精神所寄，故滅人之國者，必禁止其學習原有文字與歷史，以消滅其民族意識，便於統治。今之主張廢除漢字，...主觀上是為掃除文盲、普及文化；而客觀上，則是自己毀滅祖國歷史與文化，消滅民族意識，正是殖民主義者對被征服的國家所走的道路，至堪令人痛心的！

七、漢字並不難學。

八、廢除漢字，是自己毀滅歷史和文化遺產。

九、漢字在歷史上有偉大功績。

這篇文章是 51 年前的看法，今日看來，猶然如新，切中今日之弊！

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人認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難用」，其實，這完全不是漢字本身的問題，而是識字方法、教學技巧的問題；有人認為「國內有極大多數的人民是文盲」，這更非漢字的問題，而是經濟及教育的問題。至於漢字筆畫多寡問題，早已隨電腦的發展，完全解決。甚至對中文直排，阻礙科學發展之說，今天的大陸年輕人，也有不同的看法。³⁴

中共於民國 38 年（1949）奪得中國大半江山後，全面改革文字，其魄力、規模確實不亞於秦始皇！³⁵然而，半世紀以來，其影響及弊端不容我們忽視！尤其將漢字作為民族自信心淪喪的替罪羔羊，意圖以改革、毀棄的方式，簡化漢字，這種心態值得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重

³⁴ 中華民國教育部，「直排繁體文——中國網上大流行」，教育部電子報，316 期（2008）。2008 年 7 月 17 日 <http://epaper.edu.tw/e9617_epaper/windows.aspx?windows_sn=1614>。引用美國世界日報，2008 年 7 月 13 日：「近日中國網路上興起直排古文風，網友爭相傳送各種能將一般橫排簡體字轉換成直排繁體字的軟體，並且大量運用直排繁體文字於網路發言與討論等場合。」此外，章培恆，中國文學史增訂本序（上海市：復旦大學，2007） 2。提及：「近些年所興起的『文化傳統熱』，...有人雖然缺乏漢文字學的基本常識，但卻大言不慚地反對漢字的簡化，狂熱地要求恢復繁體字。——原非無因而至。」表面上，章先生似乎不同意提倡恢復繁體字，而他卻承認「原非無因而至」，可見今天大陸的一般人，即使是缺乏文字學的專業知識者，對傳統文字已有不同的看法，值得我們重視。

³⁵ 中共的文字改革，其實還包含少數民族文字及各地方言，規模其實遠勝秦始皇，但其成果卻遠遜於秦始皇。尤其中共的學者也承認：「漢字改革運動的成就與它漫長的歷史以及所付出的努力相比，顯然不能令人欣慰。」見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安徽：安徽教育，1990） 361。

新思考：

一、是否仍要延續五四運動的思維，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我們是否能以更超然的立場，重新省視這場新文化運動的是非功過？

二、中共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已隨經濟力量的壯大，逐漸恢復，是否該正視傳統語文的價值？尤其傳統漢字作為東亞文化的溝通工具，已是國際人類資產，中共若不珍視，其他國家必爭為至寶！

三、全球大量設立孔子學院所推行的簡化字，是否反而造成漢字教學的困境？繁簡兩套書寫方式有必要嗎？尤其，放棄傳統漢字，讓日、韓等國來傳承優美的漢字，中共的民族文化使命感何在？

四、中國文化的精微、優美、豐富、多元，豈是「因陋就簡」的簡化字可以承載的？今天中共已將邁向全球列強之林，捉襟見肘、悖離傳統文化的簡化字能應付所需嗎？

五、今天，中央研究院的「漢字構形資料庫」已在兩岸學者的合作下，將漢字的資料輸入電腦，目前莊德明先生正在架構「文字學入口網站規畫」，透過網路，使中文輸入更方便，為何不能以此為基礎，好好整理出合理的漢字規範？³⁶我們真的要將漢字主權交給韓國？

馬英九總統於 2009 年 6 月 9 日，接見「駐美中華總會館暨北加州中華會館負責人回國訪問團」時提出「識正書簡」的建議，³⁷這固然是突破性的一步，但我們認為這尚未觸及問題核心。因為，同一種語言容許兩種書寫方式是不可能的，何況，中共簡化字的問題，不只是筆畫多寡而已，而是破壞、混淆了一套已經定型數千年的文字書寫系統，這才是我們必須正視、改善的問題癥結！

我們回顧過去百年以來簡化字發展的前因後果，希望兩岸都能跳脫政治立場之爭，為漢字未來發展尋找真正該走的大道！也希望這篇歷史回顧能為決策者提供正向思考！

³⁶ 斤婷婷，「兩岸共同合作整理文字的時代已來臨」，華文世界，98 期（2006）：55-63。

³⁷ 據斤婷婷，「漢字識正書簡，馬盼兩岸共識」，聯合報，2009 年 6 月 10 日，第 A4 版。新聞報導：「馬英九總統於 2009 年 6 月 9 日，接見『駐美中華總會館暨北加州中華會館負責人回國訪問團』時表示，臺灣使用的正體字代表中華文化，但大陸使用簡體字，他建議可採『識正書簡』。他解釋，『識正』就是認識正體字，但書寫可用簡體字，印刷體則儘量用正體字。」臺灣各大報均有類似的新聞，《自由時報》甚至以「馬倡兩岸書同文可寫簡體字」放在 A1 焦點新聞。但有趣的是，在選舉期間，常以簡體字書寫文宣品的民進黨，據新聞報導，這次居然非常努力捍衛傳統文字。其實，問題的癥結，在於簡化字能否承載傳統文化？同一套語文，有必要並存兩套書寫符號嗎？馬總統似乎並未掌握問題核心。早在 1980 年代，大陸即有袁曉園等人提倡識繁寫簡，新加坡教育部華語文政策即以識繁用簡為主，而近年來提倡識繁寫簡的大陸學者亦不少，包括著名學者任繼愈。嚴格說來，馬總統並無新見，但他主動觸及此問題，進而帶動兩岸討論，這倒是值得肯定的！

參考文獻

- 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組。訪古學詩萬里行。北京市：人民文學，1982。
-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市：作者，1998。
-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關於改換生僻地名用字的討論」。文字改革月刊，1月號（1965）：17。
-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字改革月刊，7月號（1965）：15。
- 中國文字學會（主編）。中國文字論集（上、下）。臺北市：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5。
- 中國語文雜誌社（主編）。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
- 中華民國教育部。「直排繁體文——中國網上大流行」。教育部電子報，316期（2008）。2008年7月17日〈http://epaper.edu.tw/e9617_epaper/windows.aspx?windows_sn=1614〉。
- 中華民國教育部。簡體字表第一批。南京市：作者，1935。
- 毛澤東。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匯編。北京市：文字改革，1957。
- 文訊雜誌專題。「文字與時代的交鋒（上）」。文訊雜誌，270期（2008）：48-77。
- 文訊雜誌專題。「文字與時代的交鋒（下）」。文訊雜誌，271期（2008）：51-92。
- 亓婷婷。「兩岸共同合作整理文字的時代已來臨」。華文世界，98期（2006）：55-63。
- 亓婷婷。「漢字識正書簡，馬盼兩岸共識」。聯合報，2009年6月10日：第A4版。
- 李鑿。「從學術觀點論『正體字』與『簡化字』」。華文世界，98期（2006）：42-54。
- 杜子勤（編）。1949年中國文字改革論文集。上海市：大眾，1950。
- 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83。
- 汪學文。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67。
- 汪學文。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74。
- 周有光。「十月革命和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月刊，11月號（1957）：3-5。
- 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北京市：文字改革，1964。
- 林中明。「從『繁簡之變』、『讀寫之別』、到『繁簡之辯』、『簡訛之辨』」。國文天地 9、10、11號（2006）。
- 林漢達。「一萬個通用漢字能不能砍去一半？」。光明日報，1964年6月24日。
- 唐宗力。「傳聞聯合國將廢止正體中國字改採簡體字之評析」。新中華（2006）：20。
- 高尙仁、鄭昭明（合編）。中國語文的心理學研究。臺北市：文鶴，1982。
- 高明。「我對於簡體字問題的意見」。載於文字論叢第一輯，中國文字學會主編。臺北市：文史哲，2001。195。
- 張芷。「論漢字淘汰」。載於中國文字改革的統一戰線，張芷主編。上海市：東方，1950。29。

- 張席珍。對共匪實行文字改革的研究。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
- 莊德明、鄧賢瑛。「文字學入口網站的規畫及應用」。論文發表於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山東煙台，2008，8月15日。
- 許鈞輝。文字學簡編（基礎篇）。臺北市：萬卷樓，1999。
- 陳其南。「說『文』」。載於文化結構與神話，陳其南主編。臺北市：允晨文化，1986。54-55。
- 陳其南。文化的軌跡（上冊）。臺北市：允晨文化，1986。
- 陳定民。「文字改革問題座談會第三次會議」。拼音月刊（1957）：22。
- 陳正榮。「當『道籙』變成『道篆』：談兩岸文字簡繁轉換所衍生的困擾」。國文天地，244期（2005）：65-69。
- 章培恆。中國文學史增訂本序。上海市：復旦大學，2007。
- 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安徽：安徽教育，1990。
- 路燈光、路燈照。海峽兩岸簡體字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2。
- 趙天池。優美的中國文字（七種特性的印證）。臺北市：文史哲，1996。
- 趙元任。趙元任全集（第I卷）。臺北市：臺灣商務，2002。
- 黎錦熙。中國文字與語言中冊。北京市：五十年代，1953。
- 燕謀。「清算毛共文改濫帳（寓有大陰謀，不可小覷之）」。香港自由報，1963年2月20日。
- 謝黎、陳昕曄、詹德斌、藍建中。「不為人知的內幕，中日韓，誰在主導『漢字標準』？」。環球雜誌，2期（2008）：62-67。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市：純文學，1983。

The Problem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the Communist China

Ting-Ting C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worldwide fever to learn Chinese. However, a common problem encountered by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s which version of the characters should they teach: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from the past 2000 years or the simplified characters as used in mainland China for about half a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many debates on the us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 simplified Chinese. Based on Wang Xue-wen's articl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1967, we will give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oint out that the 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has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ampaign to promote simplified Chinese, with the final agenda to perish Chinese characters completely. We show that simplified Chinese has arbitrarily changed many family and place names when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haracter strokes, and caused serious gaps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believe that such mistakes should be remedied i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were to continue. While we do not object to collate Chinese characters, collating characters does not equal to simplification. Thus, the proposal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riting Simplified Chinese" does not address the core issue of the problem. The mistakes in the past 50 years are still remediable if the period is compared with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We propose that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use the Chinese Structures Database established b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as a basis to study the general rules abou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volution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y can work together to establish a set of Chinese patterns free of ambiguity and issues as currently exist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clarifying the issues and providing a possible solution,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paper can br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policy maker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fever, Communist China, portal site of Wen-zi-xue (or philology), 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s Database, simplified Chinese

